



“潘皇帝”是如何成为潘画家的，原来他出自这样一个家庭——了不起的潘爷爷

潘溯，1986年生于上海，沪上青年油画家。80画派成员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，“上海艺术摄影协会”理事，中国光路创意摄影社创办人之一。致力于海派情怀的传统绘画创作。作品多次在全国、省市展览中展出并获奖。

小时候“吃了很多生活”

如今，33岁的潘溯和7岁的潘小玉在时光隧道里对视，他对自己当年在弄堂里“称帝”的记忆，也是影影绰绰，匪夷所思。

“似乎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童年旧事，有些似有印象，有些完全不记得。”

钱报记者问他，潘小玉为什么想当皇帝？复辟又是怎么回事？

“从我当年的日记里，大家可意识到流行的书与剧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大！我的体会是大家可要共同重视儿童教育，一出皇帝戏，影响潘小玉整整五年啊！并且这个皇帝梦种下之后，一有时机，便要翻出来再过一把瘾，这便是‘复辟’的缘由了。”

潘溯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：7岁“潘皇帝”的更多日记，将要集结出版成书，新书名叫《哈七搭八》。这句上海话，杭州人也经常荡在嘴边，大约是胡说八道的意思。

问他当年的弄堂霸业，他又“哈七搭八”地说：“我在弄堂里称霸，实际上并不偶然，因为我的胆子是普通7岁小孩的55倍。”

潘小玉日记里还有一个高频出现的方言词汇，杭州人也一看就懂——吃生（音同“丧”）活。

这话很妙的，意思是挨揍，一般都是大人揍小孩，而且讲起来还很客气，是“请吃生活”。

1993年，潘皇帝纵然贵为“皇帝”，但也和每个80后小孩子一样，经常被父母“请吃生活”。

父母都是职业画家

生活照吃，但他还是执着地在日记里，写下自己的所想所思。

记者夸他：“日记的字儿写得真是端正。”

“我今天也很高看当初认真对待日记的端正态度。儿时的字好不好，当时倒没刻意，是想既然写了就写清楚，不会的字就用拼音，甚至画一下，都要表达清楚。我想大概当时的我也意识到这方寸乾坤，正是我对父母、老师申张自己的文化阵地吧！”只是潘溯悄悄告诉记者，近30年的练习，字没练好，甚至更差了。

说起当年逻辑严密的哲思是哪里来的？潘溯开始甩锅，“这个问题你去问小玉，我讲不出。我也不知我怎么会这么成熟啊！”

关于潘小玉日记的密码，他又讲：“有些原生态的东西，确实无法解释得清清楚楚。或许真能清楚解释的日记，就没那么好玩了吧。”

长大后，潘溯成了一名画家，中国80画派成员，中国光路创意摄影社创办人之一。

潘溯的父母也都是职业画家，但他说，父母小时候从没有逼他学过画，“但他们的遗传细胞流淌在我的生命里，我最终就成了画家。儿时日记连写带画可见一斑，之后更是如此，这就是最好的自然生态教育，这对当下父母倒真是活教材，说白了：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这是父母和我都没去刻意为之的。”

爷爷是中国环球骑行第一人

上海，徐汇区，永康路37号。潘溯一家人至今还住在潘皇帝当年“称霸”的弄堂里。

这里，也是潘溯爷爷潘德明的旧居。

潘德明这个名字，直到最近才被更多的人了解。他是中国环球骑行第一人，1930年夏天出国境，一路上或骑自行车，或徒步，历尽艰辛，于1937年7月返回上海。

潘德明先后到达40多个国家，会见过甘地、罗斯福、泰戈尔等20多个国家的元首、名人。潘德明的壮举轰动了整个世界，令世界认识了中国人。

为此，前几年央视还播放了纪录片《寻找潘德明》。片中，有一部分是从潘溯这个孙子的视角切入的，尽管他从来没有见过爷爷（潘德明先生于1976年去世）。

“我目前正在写我爷爷的书。你等着看一个嫡孙对祖父的纪实吧。”潘溯说，“我是奶奶带大的，就成长在爷爷的屋子里。”

“奶奶和我父亲、伯伯、叔叔们讲得最多的就是爷爷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爷爷的回忆，而我恰是此山之外站得最近的那一位——既综合了爷爷最亲近的身边人的回忆，还站在他们与历史及学界研究的中间立场。这些立场决定了我（笔下的爷爷）有非同寻常的况味。”

本报记者 章咪佳

翻完潘小玉的童年日记，你是不是也笑到不能自己。这样的快乐，多珍贵。

笑完后，很多人也会问，这么有趣的潘小玉，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

画家潘溯依然有趣——他在回顾自己童年日记的时候，讲了一段林语堂在《论解嘲》里的话：

“人生有时颇感寂寞，或遇到危难之境，人的心灵却能发出妙用，一笑置之，于是又轻松下来——人本就是极复杂的，若总在一个正经严肃的躯壳里踱步，足以把一个人的精神窒闷死。”

所以，把潘小玉暂且收一收，来跟潘画家聊一聊吧。



浙江24小时APP
扫一扫，看更多潘德明的视频和潘小玉的日记。

潘溯的爷爷潘德明



潘溯画的美人

图片出处：各式各样的潘小玉照片，由潘溯提供，其他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“潘溯绘画艺术”。